

## 歸途 ⊙ 方瑞櫻

瀛苑副刊

寄一封信你。搭上最早班的火車，想頑皮的和你玩一場遊戲，究竟我和信誰會先出現在你眼前。

人們創造許多定理，而我們徘徊在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間，摸索一種喚作可能的答案。課堂間的辯論，我暫且將它的鎖上，密碼就設定的為今日淡水謎樣般的風雨。那些縝密的邏輯，觀正淬鍊著我的靈魂，彷彿將人從熱鬧的舞會中逼至無人的角落，然後關掉燈，要你徹徹底底的檢視自己一番。即使這是一帖良藥，我的卻仍然有股想吃巧克力的衝動——雖然這是一種近乎頹廢式的墮落。在這些有計劃的蛻變裡（老師總企圖挑戰我們的極限），我感覺到一個生澀、充滿隔閡的自己。然而令人猶豫的是：那一個我比較適合和你見面？——這真是個困難的問號。

「看不等於見，見也不一定要看」，如果這句話宣告成立，不是你又更永遠的、熟悉的人們上眼，逐漸在朦朧的窗外，景物像追趕的，這些我的組合，於是我不慢立我的，卻永的、熟悉的人們上眼，逐漸在朦朧的窗外，景物像追趕的，這些我的組合，於是我不慢

某位政治家曾說：「我不是一步步的計畫，而是得透過具體的把火走過春夏秋冬小燈，一點點染了整片海洋。然而這句話，卻似一因為睜開雙眼——英雄終於到了。」